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星　右

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下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詔　僞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啓　侍中下嗣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并桓楚荅三首

事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并大興善寺沙門明瞻荅

論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擬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荅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

朝士名賢咨者甚衆致言者情取並
乎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
遂令无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

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
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
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
鑿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
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
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
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无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
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
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
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
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
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
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寔由冥應應
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
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
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
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
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

固存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
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免而

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

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撿以此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輙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須高

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

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
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須高
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

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
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
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
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越化表以
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
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
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
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
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
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求極必由於順化是故
先賢以為美談眾論所不能異夫眾
論者則義无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
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
品萬殊精麁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
與无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
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

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

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
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

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
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
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
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
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
流動則受苦无窮何以明其然夫生
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
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
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
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
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
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
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
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
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
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
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為功未能令
存者无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
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
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
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
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
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无
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
以此推視聽之外廓无所寄理無所
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
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
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
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曲成
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
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
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
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
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
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
乘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
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

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
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

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関鍵
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
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
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来之與尭孔
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
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
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
乖者諸佛如来則其人也先乖而後
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
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
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
輪聖王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
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
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
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
或斯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
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援引
无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
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
必不自崖於一撿若令合而後乖則
釋迦之與尭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
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
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乘塗而駭

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
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

但見形者之所不熏故或衆塗而駭
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
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
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
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
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
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
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
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
者夫禀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
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
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
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
化原无異統精麁一氣始終同宅宅全
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
散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无
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
之哉若全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
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
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
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

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
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

之分昧而難明有无之說必存乎聚
散聚散氣變之揔名萬化之生滅故
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
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
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荅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
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
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
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
同自乱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
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
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无主妙盡
无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
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
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
可以數求數有精麁故其性各異智
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惟此而論則知
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情為化之母神
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
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
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
之莊子發玄音於太宗曰大塊勞我

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

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
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
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

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无生為
反本者也丈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
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无窮
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
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
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
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
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惑
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
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
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
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
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
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
數相感其化无端因緣密構潛相傳
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為論者驗
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
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
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
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
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

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

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
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

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
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
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為受之於神耶
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
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
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叟等靈其
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
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
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
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
徵效之以事則无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
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敍尋雅論
大歸可見殆无所聞一日試重研究
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
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
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令所疑者謂
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
无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
公獻供信士屈體得无坐受其德陷
乎早計之累虛霑其惠同夫素餐之
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
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糇糧錫

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糇粮錫
以舉服不荅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
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
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
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
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
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
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
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
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
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
雖有待情无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
鶴鼓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
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
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
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太亨二
年十二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
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
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
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
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
首 并桓楚

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首 并桓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袁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　一　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亦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冲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乘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群心永為來式請如前啓謹啓

桓玄三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

如右　陛下至得圓虛使吹萬自

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

如右　陛下至得圓虚使吹萬自
已九流各殉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
澤幽流无思不懷群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
道達為功自斯以還蓋是鍛鑛之用
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
肅拜起无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
為恭王法齊彩於率土道憲兼隆內
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驗承疎短乃不
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使率
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
經神業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
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令
大明既昇道化无外經國大倫不可
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
於用前代理御區區惜此更非讚其
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
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
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祐法
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
超邈遠略常均臣晤短不達追用愧

悚輙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超邈遠略常均臣賠頌不違追用愧
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

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
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
止敬恭將以照張四維締制八寓故
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
上厥猷靡爽惟浮啚為教遏自龍堆
及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鑒識恒俗
稱難宗古緬邈微言淪隔拘文蔽道
在末彌扇遂迺淩越典度偃倨尊戚
失隨方之眇迹迷襲化之淵義夫佛
法以謙儉自物忠虔為道不輕比丘
遭人必拜目連桒門遇尊則禮寧有
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
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
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遥
洗群流仰鏡万仙賁百神聳職而
鑾輦之內合弗臣之甿階席之間延
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
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
皆當盡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
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帝從之

釋彥悰曰孝武傅去帝即位二三年
聞旁是其訣乍諫足以敦德令天下

皆當盡禮度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
微有序乘方兼遂矣帝從之

釋彥悰曰孝武傳云帝即位二三年
間方逞其欲拒諫足以敗德令天下
失望有世祖才明而少以禮度自肅
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
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年至
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尚
不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
二秦之地行五刑之虐使言佛佛謂
己是人中之佛堪受僧禮乃畫佛像
披於背上令沙門禮像即為拜我後
為震死𦵏後復震出屍題為无道之
字尋為北代所吞為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拜禮事一首
齊武帝大明中勑定林上寺僧法獻
長干寺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
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撿不覺當世與
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
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鍾答
貧道比苦氣帝嫌之迺問尚書王儉
北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
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

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坐不儉荅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

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桓玄等欲
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
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
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猷
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者
抱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爾沙門
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猷始也

隋煬帝勑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與善寺沙門明贍荅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
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
郊謁帝大張文物廣位群寮于時佛
道二衆依前跱立有勑去條式久行
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唯僧
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贍荅帝曰
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
時僧何致拜贍曰宋武狂勃不拜便
有嚴誅陛下有道不拜不懼顯戮帝
令問對僧尼遂散贍明旦至闕重奏
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爲通
昨不拜之罪帝爽然不述乃盡京僧
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
謂禳咸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也

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謂獲感曰朕謂京師無僧耶南郊由

亦有人焉拜事因寢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琮福田論一首 并序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
王者廬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
欲屈憂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
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
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
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彌福
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遥附桓氏重述
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
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論之夫云
福田者何也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
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
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是
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
金石辟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
標尊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是
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
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多之載和八萬
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
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
聖賢闢起真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

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

聖賢開起京學相承和合為群住持

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
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以發心
弃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意親
屬莫能累其報衣則裁於壞色髮則
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
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
固當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
若今其道无滞推帝王之重並神祇
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居朝拜
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答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
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
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
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
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
百姓則共御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
首虵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
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
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早恭頓
廢辭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神
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
今空事剔除尚增三毒虛致服飾猶

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乘

今空事則除尚增三毒虛致服飾猶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三　第十七丈　乇

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乖
誨不異凡俗詐應侍宣讀之勞而撓
禮萬乘籍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
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訟
佛性可尊況是君論云非神降伯陽
開万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
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為凌慢
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刋正忽起非常
之變多招无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
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
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
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談聞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辯試舉其
要惣有七條无德不報一也无善不
攝二也方便无礙三也寂滅無榮四
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
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
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
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
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雲広類齊
顧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

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
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
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雲雨類齊
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
履方俯仰懷恵食粟飲水飽滿銜澤
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塵業於
已往祈妙果於將来既蒙重恩還恩
厚荅方憑万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
退以善荅稱報乃深微以身敬牧剎
益淺良由僧失軌儀俗减餘慶僧不拜
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
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
福异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
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
弃僧而類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是
謂第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
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
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典如塔之
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
積蘊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
期成學迴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
魔遙慴染衣之日帝釋遠驩妓女聊
披无漏遂滿醉人暫剪有緣即結龍
子類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
在儀服是因幻未受具對揚佛旨小
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欽
心足跪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

者類而息羣象王見而止情威靈斯
在儀服是因幻未受具封揚佛旨小
不可輕光顯僧刀波離既度釋子欲
心足陁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
少可師者法无賤無豪所存者道然
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閒生熟相似去
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實信心平
等或有值眞纔滿四人即成一衆僧
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
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
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踰良田之
最爲聖教宗是謂第二无善不攝若
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之意本
起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
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
時蹔變其例乃多別有空藏弗恭如
來无責沙弥志願和上推奉一從直
觀恙可驚梵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
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
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
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希
有假和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
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齊齒存其戒
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
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普

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哥而
鼓盆身埜羸而親土此亦丈夫之節

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普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十三丈 不
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哥而
鼓盆身葬瀛而櫬土此亦丈夫之節
豈槩明王之制乎況復覺典冲邃聖
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
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
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
日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
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
遒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猒斯有
為之旹欣彼无餘之滅不繫慮於公
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
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无榮至如
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
美談神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
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
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
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聞
呪力音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
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
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
道彰繼服則情勤宜盛業隱玄門則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二 第三丈
形恭應絶求之故實脩有前聞國主
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
尊脩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

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偹有前聞國主

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
尊修信順每事歸依繼見凡僧還想
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
不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
自殊所篤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
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
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籍報
者而為護四信不壞十善无虧奉佛
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
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
膺天順民御昇握鏡始開五常之術
終弘八政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
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
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
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
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
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
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
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
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
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自雖
庸暗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辯包內外

所謂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
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霽暗頼亦承覽文愬幽明辯包內外

所謂祭典尚有餘惑周易去一陰一
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
隱神路隔絶人境欲行祠法要籍禮
官本置奉常専司太祝縱知鬼事終
入臣伍真佛巳潜聖僧又滅空信冥
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
規開逸相學剃剪職掌壇會所以加
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獨其俗使繞
觸王網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詐合稱
寶朝嵩天子固是恒儀若執強梁定
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
襲更欲何辞

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
攀縁少加聽採吾聞鬼者歸也死之
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
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該情道心有
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為不測
詮其體用或動或静品其性欲有陰
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
一氣微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
知焉鬼報冥通潜来察去標以神跡
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亭
乹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巳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

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
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合胎藏
彌亘虛空意帶熏習漫盈世界去而
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
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
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理
幽細固難詳矣神之寂高謂之大覺
思議所弗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无
遷謝生者自不瞻覩託想追於舊蹤
頓心歸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
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
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
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
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
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
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
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
班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
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
既明矣勿礙惑諸在宋之季甦行此
抑彼亦乘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
見其美忽遺同之可怪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
退歸

論曰逈連二君之威權可謂迴天轉

[illegible]之格

咨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

退歸 [illegible] 右

論曰桓庾二君之威權可謂廻天轉
日矣而何王執理紛音不屈向使佛
教有妖妄二公不體悟孰能若此逆
鱗耶仲尼云歲寒而後知松栢之後
凋誠哉遠法師骨梗罕華望重當年
向无雅論理舉昌以傾桓楚之心乎
覩其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
可作余歸衆為之宋孝武晚年鳳德
既衰百姓失望自下扇動抑高尚
之跡淩汙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
而然乎偽夏政虐淫刑逾於商紂皇
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
君明瞻陳切對於隋后音全方外之
節諒道籍人知者歟琮上人福田論
理例宏博條張教義美矣
余綿鏑前指垂文足為後賢准的望
古追慨因而編録焉

賛曰
猗歟何君挺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
元勲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
確乎東直遠公孤索不纔在沮書論
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暴
[illegible] 右
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獻可齊后
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賓高士

可作余歸槩焉之宋孝武晩年鳳德
既棄百姓失望爰臣下扇動抑高尚
之跡潑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
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逾於商紂皇
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
君明瞻陳切對於隋后音全方外之
節諒道籍人知者歟琮上人福田論
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
余綿鏡前指垂文足為後賢准的望
古追慨因而編録焉

贊曰
猗歟何君拔萃出群危言輔政克著
光勲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
確乎秉直遠公孤潔不緇在洹書論
既陳桓楚屈節孝武縱欲赫連肆暴
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獻可齊后
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士
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下